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十九回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

卻說姚文通姚老夫子，帶了兒子、徒弟從學堂裡回來，剛才跨進了西鼎新巷口，忽見賈家的小廝，在那裡探頭探腦，露出一副驚疑不定的樣子，及至瞥見他五人從外面回來，連忙湊前一步，說道：「快請回棧，蘇州來了信了，信面上寫的很急，畫了若干的圈兒。」師徒父子五人聽了此言，這一嚇非同小可。姚文通登時三步並做兩步，急急回棧，開了房門。只見蘇州的來信，恰好擺在桌子上，伸手拿起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他夫人生產，已經臨盆，但是發動了三日，尚未生得下來，因此家裡發急，特地寫信追他回去。現在不知吉凶如何？急得他走投無路，恨不能立時插翅回去。等不及次日小火輪開行，連夜托了棧裡朋友，化了六塊大洋，僱了一隻腳划船去的。臨走的時候，又特地到書坊裡買了幾部新出的什麼《傳種改良新法》、《育兒與衛生》等書籍，帶了回去，以作指南之助，免為庸醫舊法所誤。收拾行李，隨即上船。又吩咐了兒子幾句話，說我此去，少則十天，多則半月，一定可以回來的，你好好的跟了世兄在上海，不可胡行亂走，惹人家笑話。至於前回說定的那個培賢學堂，也不必去了，等我回來，再作道理。兒子答應著。等送過他父親去後，因見時候還早，在棧房裡有點坐立不定，隨向賈家三兄弟商量，意思想到外邊去遊玩一番。賈家三兄弟都是少年，性情喜動不喜靜的，聽了自然高興。於是一同換了衣服，走到街上。此時因無師長管束，便爾東張張，西望望，比前似乎鬆動了許多。四個人順著腳走去，不知不覺，到了第一樓底下。此時四馬路上，正是笙歌匝地，鑼鼓喧天，妓女出局的轎子，往來如織。他們初到上海，不曉得什麼叫做出局，還當轎子裡坐的，一個個是大家眷屬，不免心上詫異，齊說：「這些太太奶奶們，盡管坐著轎子在街上逛的什麼？」後來看見轎子裡面，一邊靠著一支琵琶，方才有點明白。一向聽說上海的婊子極多，大約這些就是出來陪酒的。但是這些女人，坐了敞轎，見了男人，毫不羞澀，倒像書上所說，受過文明教化的一樣，正不知是個什麼道理。站著果看了一回，聽得樓上人聲嘈雜，熱鬧得很，於是四人邁步登樓。此時第一樓正是野雞上市，有些沒主兒的，便一個個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，勾搭客人。他四人穿的都是古式衣服，一件馬褂，足有二尺八寸長，一個袖管，也有七八寸闊，人家看出他們是外路打扮，便有心去勾搭他。頭一個賈子猷，走在前面，一上扶梯，就被一個涂脂抹粉，臉上起皺的中年野雞，伸手一把把他拉住。

賈子猷正在掙扎不脫，跟他手他兄弟賈平泉、賈葛民，連著姚小通，都被這班女人拉住不放。此時他四個眼花撩亂，也分不出老的、少的，但覺心頭畢拍畢拍跳個不止。畢竟他四個膽子還小，而且初到上海，臉皮還嫩，掙扎了半天，見這班女人只是不放。賈葛民忍耐不住，把臉一沉，罵了聲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！你們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喊了！」那班野雞，見他壽頭壽腦，曉得生意難成，就是成功，也不是什麼用錢的主兒，於是把手一鬆，隨嘴輕薄了兩句，聽他四人自便。他四人到此，賽如得了赦旨一般，往前橫衝直撞而去。誰知一路走來，一連碰著了許多女人，都是一個樣兒，四人方才深悔不該上樓。

意思想要退下樓去，卻義怕再被那班不要臉的女人拉住不放。

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忽見前面沿窗一張桌子，有人舉手招呼他們。

舉眼看時，吃茶的共有三位，那個招手的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頭一天同著姚世兄出去玩耍的那位東洋回來的先生。四人只得上前，同他拱手為禮。那東洋回來的先生，見了賈家兄弟三個，因在棧房裡都打過照面，似乎有點面善，便曉得是同姚世兄一起的，忙讓他三人同坐。賈子猷舉目看時，只見頭一天在大觀樓吃茶的那個洋裝元帥，同著黃國民兩個，卻好同在這張桌上吃茶。當下七人坐定之後，彼此通過姓名，洋裝元帥自稱姓魏號榜賢，東洋回來的先生自是姓劉號學深，黃國民是大家曉得的，用不著再說了。當下賈姚四人，亦一一酬應一番。起先彼此言來語去，還說了幾句開學堂、翻譯書的門面話。正談得高興，齊巧有個野雞兜圈子過來，順手把劉學深拍了一下，這一下直把他拍的骨軟筋酥，神搖目眩，坐在那裡不能自主。魏榜賢朝著他笑道：「學深兄，你這豔福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？」

說完這句，便指著他同別人說道：「你們可曉得這位學深兄，他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，一直沒有娶過夫人。他的意思，一定要學外國的法子，總要婚姻自由才好。今年從東洋回來，非但學界上大有進步，就是所做的事，無不改良。他有一個議論，我今告訴你們諸公，料想諸公無不崇拜的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魏榜賢道：「學深兄說，一切變法，都要先從家庭變起，天下斷無家不變而能變國者。」賈子猷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確論，確論！」魏榜賢道：「學深兄又說，治病者急則治標，乃是一定不易之法，治國同治病一樣，到了危難的時候，應得如何，便當如何，斷不可存一點拘泥；不存拘泥，方好講到自由；等到一切自由之後，那時不言變法，而變法自在其中；天下斷沒有受人束縛，受人壓制，而可以談變法的。所以這學深兄的尊翁老伯大人，同他尊堂老伯母大人，屢次三番寫信前來，叫他回去娶親，他執定主意不去，一定要在上海自己挑選。他說中國四萬萬同胞，內中二萬萬女同胞，只有上海的女人，可以算得極文明，極有教化，為他深合乎平等自由的道理，見了人大大方方，並無一點羞澀的樣子。所以學深兄一定要在這裡挑選人材。」賈葛民道：「好雖好，但是這些女人都是些妓女。」劉學深不等他說完，插嘴辯道：「良家是良家，妓女亦是良家，托業雖卑，當初天地生人，卻是一樣。我們若小看她，便大背了平等的宗旨。所以她們雖是妓女，小弟總拿他當良家一般看待。只要被我挑選上了，兩情相悅，我就同他做親，有何不可？」賈平泉道：「尊論極是，小弟佩服得很！但小弟還有一事請教，這幾年社會上把女人纏腳一事，當作大題目去做。我想天下應辦的事情很多，何以單單要在女人這雙腳上著想呢？」

魏榜賢搶著說道：「這件事須得問我們賤內，目前就要進這不纏足會了。不瞞諸公說，兄弟自從十七歲到上海，彼時老人家還在世，生意亦還過得去，兄弟在這裡無所事事，別的學問沒有長進，於這嫖界上倒著實研究。總而言之句話，嫖先生不如嫖大姐。」賈葛民聽了先生二字詫異，忙問先生怎麼好嫖？魏榜賢忙同他說：「上海妓女，都是稱先生。」方才明白。

魏榜賢又說：「上海這些當老鴿的，凡是買來的人，一定要叫他纏腳、吃苦頭、接客人，樣樣不能自由。如果是親生女兒，就叫他做大姐，不要纏腳，不要吃苦頭，中意的客人，要嫁就嫁，要貼就貼，隨隨便便，老鴿決不來管她的。我見做大姐的有如此便宜，所以我當初玩的時候，就一直玩大姐。好漢不論出身低，實不相瞞，我這賤內，就是這裡頭出身。不要說別的，嫁我的時候，單單黃貨，就值上三四千哩。現在又承他們諸公抬舉，說賤內是天然大腳，目下創辦了一個不纏足會，明日恰巧是第三期演說，他們諸公一定要賤內前去演說，卻不過諸公的雅愛，兄弟今天回去，還得把演說的話句，通統交代了她，等她明天過去獻丑。」賈子猷說：「不錯，我常常聽人談起上海有什麼演說會，想來就是這個，但不知我們明天可否同去看看？」

劉學深道：「榜賢兄就是會裡的頭腦，叫他帶你同去，有何不可？」黃國民道：「諸公切莫看輕了這個不纏足會，保種強國，關係很大。即以榜賢兄而論，自從他娶了這位尊嫂，一連生了三個兒子，都是胖胖壯壯，一無毛病，這便是強種的證據。」

一席話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又走過來一隻野雞，大家看出了神，不知不覺打斷話頭。劉學深更忘其所以，拍著手說道：「妙啊！臉蛋兒生得標緻還在其次，單是他那一雙腳，只有一點點，怎麼叫人瞧了不勾魂攝魄？榜賢兄！這人，你可認得曉得他住在那裡？」魏榜賢忽然想起剛才正說到不纏足會，如今忽然又誇獎那野雞腳小，未免宗旨不符，生怕賈、姚聽了見笑，連忙朝著劉學深做眉眼，叫他不要再說了。偏偏碰著劉學深沒有瞧見，還在那裡滿嘴的說什麼只有一點點大，什麼不到三寸長，也不曉得當初是怎樣裏的。他一個咂嘴弄舌，眾人只得又談論別的。賈家兄弟便問不纏足會是個什麼規矩？魏榜賢又同他說：「這個會是我們幾位同志的內眷私立的。凡是入會的人，通統都得放腳。倘或入會之後，家裡查出再有纏腳的人，罰一百兩銀子，驅逐出會。因為要革掉這個風俗，所以立的章程不得不嚴。」賈葛民道：「現在不問他章程嚴不嚴，我只問叫女人不纏足有什麼好處？」魏榜賢道：「剛才所說的強種，不是頭一樣好處嗎？而且女人不纏腳，腳下不受苦，便可騰出工夫讀書寫字，幫助丈夫成家立業。外國的女人，都同男人一樣有用，就是這個原故。目下教導這般女人，先從不纏足入手，能夠不纏足，然後可以講到自由。人生在世，能夠自由自

在，無拘無束，還有再比這個快活嗎？」賈葛民聽了，怦怦心動，心想我們弟兄三人，雖然都已定親，幸虧都還沒有過門，不曉得長得面貌如何。不如趁此寫封信回去，叫家裡知會女家，勒令她們一齊放腳，若是不放，我們不娶。料想內地風氣不開，一定不肯聽我們的說話，那時我們便借此為由，一定不娶。趁這兩年在上海，物色一個絕色佳人。好在放腳之後，婚姻可以自由，乃是世界上的公理，料想沒有人派我們不是的。他一個人正在那裡默默的呆想，不提防堂官一聲呼喊，說是打樣，只見吃茶的人，男男女女，一哄而散。他們七人也不能再坐，只得招呼堂官前來算帳，堂官屈指一算，須得一百五十二文。誰知劉學深及魏榜賢兩人，身上摸了半天，只摸出二十多個銅錢，彼此面面相覷，甚是為難。幸被賈家兄弟看見，立刻從袋裡摸出十五個銅圓，代惠了東，方才一同下樓。他們吃茶原是七個人，此時查點，人數止剩得六人，少了黃國民一個。原來他一見打樣，曉得要惠茶帳，早已溜之大吉，預先跑到樓下等候了。

當時六個人下樓之後，彼此會著，賈家兄弟又問他們住處，以便明日拜訪。魏榜賢說在虹口吳淞路，黃國民說住新馬路，劉學深是同他們同一棧房，不消問得。魏榜賢說明日不纏足會女會員演說，諸君如欲往聽，打過十二點以後，可在棧房等候，兄弟來同諸公一同前去，眾人俱道好極。說話間，不知不覺已到馬路，彼此一拱手而別。魏、黃兩個，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卻連東洋車都不僱，都是走回去的。賈、姚四人，自從今日會著了劉學深，恁空又添了一個同伴，五個人說說笑笑，回到棧房。劉學深極力拉攏，親到賈、姚房中閒談，至三點鐘方自歸寢。

一宵易過，又是天明。上海地方早晨，是無所事事的，劉學深又跑了過來，指天說地，他四人聽了，都是些聞所未聞的話，倒也借此很開些知識。一會又領他四人上街吃了一回茶，又吃了碗麵，都是賈子猷惠的東。又在馬路上兜了一回圈子，看看十二點已過，恐怕魏榜賢要來，急急趕回棧房吃飯等候。

吃過飯又等了一點多鐘，看看不錯，已將近兩點了，方見魏榜賢跑的滿頭是汗，一路喊了進來。會面之後，魏榜賢也不及坐下吃茶，便催諸位即刻同去。眾人是等久的了，隨即鎖了房門，六個人一同踱出馬路，僱了東洋車。當下魏榜賢當先，在路上轉十幾個彎，方走到一個巷堂。下車進去，見一家大門上掛著一塊黑底金字的招牌，上寫著「保國強種不纏足會」八個大字。

魏榜賢讓諸位進門之後，特地趕上一步，附耳對賈子猷說道：「此時女會員都已到齊，還沒演說，你我只可在這旁邊廂房裡聽講，堂屋裡都是女人，照例是不能進去的。」眾人只得唯唯。

原來廂房乃是會中幹事員書記員的臥室，會中都是女人，只有這幹事書記二員是男子，當見魏榜賢同了五個人進來，立刻起身讓坐，可憐屋裡只有兩張杌子，於是眾人只得一齊坐在牀上。

六人之中，只有魏、劉兩個最不安分，時時刻刻要站起來從玻璃窗內偷看女人。一會劉學深又拉住魏榜賢，問一個穿湖色的是誰？一時又問那個穿寶藍的是誰？魏榜賢一一告訴他。後來又問到一個渾身穿黑的，魏榜賢笑而不答。劉學深向眾人招手說道：「你們快來瞧榜賢兄的夫人。」眾人正起立時，只見外面又走進一群女學生，大家齊說，這是虹口女學堂的學生，是專誠請來演說的。眾人舉目看時，只見一個個都是大腳皮鞋，上面前劉海，下面散腿褲，臉上都架著一副墨晶眼鏡，二十多人，都是一色打扮，再要齊整沒有。眾人看了，俱各嘖嘖稱羨不置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